金匱玉函經二注

金匱玉函經二註卷三

宋趙以德衍義　吳門周揚俊補註

廣寧丁思孔定　二然朱陶性校印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第三 論一首 證三條 方十二首

論曰百合病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默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口苦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脈微數每溺時頭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時頭不痛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快然但頭眩者二

十月愈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或病二十日或一月微見者各隨證治之

百合病發汗後者百合知母湯主之

百合知母湯方

百合七枚擘　知母三兩切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去滓後合和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百合病下之後者滑石代赭湯主之

滑石代赭湯方

證與此百合證無少異併既屬之熱中無血百合豈非亦是熱中無血者乎請試逐病論之血屬陰陰者腎水之所主內經曰腎虛則饑不欲食故欲食復不能食也陰虛者惡煩所以常默默也衛氣者夜行陰則寐今衛氣因陰虛不得降故欲卧而不得卧也足得血則能步血既病於是欲行不能行也飲食者由血氣運化而後有[illegible][illegible]血而嘗香血時和則食美時不和則聞食臭也氣易而血陰若氣盛則熱氣衰則寒今病在血不干於氣所以雖如寒而無寒雖如熱而無熱也血氣和合則

流通不和則寒熱則熱上熱爲口苦下熱爲便赤也藥雖治病然必藉胃氣以行之若毒血在脾胃經絡而閉塞之藥雖入亦莫行也胃弱不安於藥者得藥則反劇吐利有如鬼神之爲祟也病不在皮肉筋骨則身如和惟熱在於血而血虛故脈數數也脈之數數陰之虛也陰虛則腎虛腎與膀胱爲表裏腎虛則膀胱不得引精於腎而亦虛膀胱之使下入會陰上至巔爲諸陽主氣今溺而膀胱之脈爲氣下泄溺則不能舉之於上而上虛上虛則淅然頭眩重虛氣逆上於巔而爲頭痛以其少

輕重則可知愈日之遠近也夫病有定所則可卜定期今以百脈之瘀流轉無定處故其證之發現亦無定期或未病而見或數日一月而見用是以察其病之表裏淺深出見形狀如下文之陰陽見者隨證而救之故以所列方觀之日華子謂百合安心定膽益志五藏爲能補陰也治產後血眩運爲能去血中熱也除痞滿利大小便爲能導滌血之瘀塞也而是證用之爲主蓋可見瘀積者矣若汗之而失者是損其上焦津液而上焦陽也陽宜體輕之藥故用知母佐以救之知母瀉火生津液

潤心肺若下之而失者則損其陰瘀血下積而下焦陰也陰宜鎮墜之劑故用滑石代赭佐以救之滑石開結利竅代赭除脈中風痺瘀血若吐而失者則損上中二焦之血用雞子黃補血佐以救之若不經吐下發汗未有所治之失病形得如初者但佐之生地黃汁補血凉血凉則熱毒消補則新血生蘊積者行而自大便出如黑漆矣其一月不解百脈壅塞津液不化而成渴者故用百合洗則一身之脈皆得通暢而津液行其渴自止勿食鹽豉以味鹹而凝血且走之也若渴不差是中無津

渴則以括蔞牡蠣主之若變發熱者乃因瘀塞鬱而成熱以硝石通利佐之滑石性凉又可治熱血之積塞者自微利而出故熱除矣夫百合病自見金匱要略後諸方書皆不收獨朱奉議收之謂傷寒變成斯疾此乃病由之一端爾竊嘗思之是病多從心主或因情欲不遂或因離絕菀結或憂惶煎迫致二火鬱之所成百脈既病故百體皆不安所以見不一之病狀自今觀之諸方書不收百合病乃有勞瘵之名殆將以百合病與勞瘵同形狀或瘀血積於脈亦同因而不收但并其方而棄之

深爲可惜於脈病救之二法遂不明於世矣

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爲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爲逆

鑑傷寒治法有謂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今百合病所云見于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與傷寒之語意大同而小異何則在彼直言其盛所以行汗下之法此但言其見以救之則是無汗下之宜施何以知其然所叙百合病皆持兩端欲卧不

金鑑謂甘草瀉心湯非治蝕之劑之傳寫之誤

卧欲食不食如寒無寒如熱無熱爲其脈行表裏之病但當救之非如傷寒陽氣之變見於内外必行汗下者也設用傷寒法見病在表輒汗入裏輒下雖表裏不逆然亦傷之是以前條用方救之是也其後所精汗下之逆者爲反表裏汗下之逆者也

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卧起不安蝕於喉爲惑蝕於陰爲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黑乍赤乍白蝕於上部則聲喝（一作嗄）甘草瀉心湯主之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四兩　黃芩　人參　乾薑各三兩

黃連一兩　半夏半升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

論狐惑病謂蟲蝕上下也世謂風中有蟲凡蟲自風生固矣然風陽也獨陽不生必有所憑而後化蓋因濕熱久停蒸腐氣血而成瘀濁於是風化所腐為蟲矣設風不由濕熱而從寒凉者肅殺之氣縱然腐物蟲亦不化也由是知此病也蟲生於濕熱敗氣瘀血之中其來漸矣遏極乃發非若傷寒

道根按用胡黃連少作

一日而暴病者也病發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欠安者皆五臟久受濕熱傷其陰精衞不內入神不內寧故也更不欲食惡聞食臭者倉廩之府傷也其面作赤作黑作白者由五臟不足更爲衰旺迭見其色也其蟲者從濕熱之極所發之處而蝕之蝕上部者内損心肺外傷咽喉肺者氣之主咽喉聲音之戶由是其聲嗄矣故用甘草瀉心湯主之治其濕熱分利其陰陽而黃連非惟治心脾熱也而亦治蟲後世方論謂是證或初得狀似傷寒或因傷寒所變也然皆蟲證也又謂傷寒病腹內

熱飲食少腸胃空虛而蟲不安故隨所食上下部而病名狐惑也以此二或字觀之則非獨傷寒變是證凡熱病皆得生蟲也

蝕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

註蟲蝕下部則咽乾者下部腎之所在任脈附焉腎水也濕熱甚於下則蟲蝕於上而腎水受傷經脈乏水以資之抑濕熱逆而燥其咽嗌故用苦參湯洗苦參能除熱毒療下部䘌因以洗之雖然此治之外者爾若究其源病則自內而外出豈獨治其標而已哉試用上部服瀉心湯者觀之則下部

亦必有可服之藥自下部用洗法者觀之則上部咽喉亦必有外治之理此仲景特互發之爾不然何後世方論有服下部藥者與內食五臟者乎

蝕於肛者雄黃散燻之

雄黃一味為末筒瓦二枚合之燒向肛熏之

脈經云病人或從呼吸上蝕其咽或從下焦蝕其肛陰蝕上為惑蝕下為狐狐惑病者猪苓散主之

註蝕於肛濕熱在下二陰雖皆主於腎然肝脈循於肛肛又為大腸之門戶大腸金也濕熱傳之則木來侮是以蟲蝕於此焉雄黃本主䘌瘡殺蟲又

有治風之義故用薰之註引脈經猪苓散主之者

亦分別濕熱爾

病者脈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眥一本此有黄字黑若能食者膿已成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

赤小豆當歸散方

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暴乾 當歸十兩

右二味杵爲散漿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衍義】凡脈數則發熱而煩此熱在血不在營衛故不發熱但微煩孫汗出者以血病不與衛和血病則

惡煩故欲默衞不和則陽陷故欲臥腠理因開而津液泄也三四日目赤如鳩眼者熱血循脈炎上注見於目也七八日四背黑者其血凝畜則色變成黑也若能食膿已成者濕熱之邪散漫則毒血流傷其中和之氣亦不清故不能食若能食可知其毒血已結成膿胃氣無搔故能食也用赤豆當歸治者其赤小豆能消熱毒散惡血除須排膿補血歷用之為君當歸補血生新去陳為佐漿水味酸解熱療煩入血為輔使也

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文咽喉痛吐膿血五日

陰陽二毒夫是感天地疫癘之氣閩門摘片傳桑者觀方下言之舟說取汗六字可見

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鼈甲湯主之

陰毒之爲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鼈甲湯去雄黃蜀椒主之

升麻鼈甲湯方

升麻　當歸　甘草各二兩　蜀椒一兩炒去汗

鼈甲一手指大片炙　雄黃半兩研

右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頓服之老小再服取汗肘後千金方陽毒用升麻湯無鼈甲有桂陰毒用甘草湯無雄黃

論按右方書謂陽毒者陽氣獨盛陰氣暴衰內外

皆陽故成陽毒謂陰毒者陰氣獨盛陽氣暴衰內外皆陰故成陰毒二者或傷寒初得便爲是證或服藥後變而成之陽毒盡治以寒凉陰毒盡治以溫熱藥劑如冰炭之異何乃仲景用一方治之乎雖曰陰毒去雄黃蜀椒則是反去其溫熱者矣且註曰肘後千金方陽毒用升麻湯無鼈甲有桂陰毒用甘草湯無雄黃豈非皆是熱毒之傷於陰陽二經絡耶在陽經絡則面赤斑斑如錦文吐膿血在陰經絡則面青身如被杖此皆陰陽水火動靜之本象如此豈是寒熱之邪乎嘗以升麻鼈甲之

藥考之本草謂升麻能解時氣毒厲諸毒攻咽喉痛與熱毒成膿開壅閉療發斑當歸能破惡血養新血補五臟肌膚甘草和中利血脈緩急止痛調藥奏功鼈甲去惡血雄黃破骨節積聚辟鬼邪惡氣骨蒸熱極蜀椒通血脈調關節逐肌骨皮膚死肌去留結破血治天行時氣諸藥所能者如此即此觀之仲景於陰陽二毒之證總用一方蓋可見矣病形雖由陰陽發證論邪則一屬熱毒與血病也所以不分表裏俱以升麻解熱毒爲君當歸和血爲臣餘者佐之而已但雄黃蜀椒理陽氣藥也

故病在陰者去之如附後千金陽毒去鱉甲有桂枝者蓋水族乃陰中之陽不如桂枝能調陽絡之血陰毒不去蜀椒者蜀椒亦陰中之陽非若雄黃陽中之陽故留之以治陰也方旨如此而已所謂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者五日乃土之生數熱未極也尚可以治七日爲火之成數熱之極陰陽消滅不可治矣其邪比之傷寒加之以毒故傷寒至七日猶得再經而此至七日不惟滅其陰且火極亦自滅矣

卷三終

吳趙以德衍義　吳門周揚俊補註
懷寧丁思孔定　[illegible]然朱陶性校印

瘧病脈證并治第四 證二條 方六首

師曰瘧脈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下之差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可發汗鍼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

【衍】今觀此篇雖未盡內經諸篇論瘧之詳然亦取其一二立方以明其治此條叙脈固亦未盡瘧脈之變然舉其自弦則自之一字已該其脈之要何

則弦者少陽甲木之象也瘧邪客於營氣之間與衛氣合而病作寒熱者正隸少陽半表半裏之分所以少陽爲瘧之舍故弦乃瘧之自家脉也於是少陽引邪退而就陰陰則寒寒則遲進而就陽陽則熱熱則數寒用溫而熱用凉可知矣此明表裏進退乘其虛實而調之者也復言小緊與弦緊汗下之者此又明表裏之有實邪而攻之者也浮大者以明病不在表裏而在上者也非即內經之謂瘧脉大虛者斯因其浮而用吐耶弦數風發者非前多熱之所云此更論其熱之變而未從火則風

陰火傷脾
陽火燥胃
皆從其類
風木乃陽
火無有傷
脾之理也
寒凉亦未
實脾之要

鱉甲煎圓
鱉甲入肝除
邪養正居
瘕桂以所
浸除去瘕
故以為君小

生風得火則阻旺則剋土火發木游必先實脾

脾莫如資以飲食消息寒凉之味以止之此乃明

其病在中者也仲景凡一言一字皆立準繩學者

詳之

嘉言曰即梨汁蔗漿生津止渴之屬

病瘧以月一日發當以十五日愈設不差當月盡解

如其不差當云何師曰此結為癥瘕名曰瘧母急治

之宜鱉甲煎圓

鱉甲煎圓方

鱉甲十二分炙　赤消十二分　黃芩三分　鼠婦熬　乾薑

大黃 桂枝 石韋去毛 厚朴 紫葳 阿膠炙

烏扇燒 射干各三分 柴胡 蜣蜋熬各六分 芍藥

丹皮 䗪蟲熬各五分 葶藶熬 人參 半夏各一分

瞿麥 桃仁各二分 蜂窠炙四分

右二十三味為末取鍛竈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盡一半著鼈甲於中煮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內諸藥煎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千金方用鼈甲十二片又有海藻三分大戟一分䗪蟲五分無鼠婦赤消二味以鼈甲煎和諸藥為丸 䗪蟲五分為一分

醫內經云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五日謂之一候三候爲一氣然人之三陰三陽上奉之而爲之應焉是瘧有發於月一日者至十五日則一氣終人氣亦更故瘧氣隨變而散設有未愈則至月盡又歷第二氣終其天之月以應人之血月再生魄血亦更新邪當從其更新而解矣若又不愈則是營氣內著不得流行與日月度數相應而肝藏血血并其邪歸之於肝是以瘧母多結左脇下由是用柴胡行氣鼈甲破血爲君餘二十一味佐之行血補血散結導滯而

已難然夫人氣候之相應者大法如是然人之稟質有强弱邪中有重輕質弱邪重雖不内結瘧母亦至連月者有之質强邪輕不待一候即瘥者亦有之然仲景此論補内經未言耳

師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寃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内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肌肉

鑑內經云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寃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又云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因有用力風寒舍於分肉之間

而發發則陽氣盛盛而不衰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鑠肌肉故命曰癉瘧此二者一爲先傷於風一爲肺素有熱所感之邪雖不一然病是陽盛又內經之陽盛逢風雨陽相得而陰氣虛少少水不能制盛火而陽獨治此如炙如火當鑠肉也由是觀之瘧之寒熱更作因陰陽之氣互爲爭併若陰衰少則離絕真陽先自退處不與之併而陽亦不併於陰故陽獨發但熱而已此總論二者之癉瘧其少氣煩冤肺主氣肺受火抑故也手足熱者陽主

四肢陽盛則四肢熱也欲嘔者火邪上冲胃氣逆也內藏於心者心乃五藏陽火之主故陽盛則直隸而藏之外舍分肉之間也消鑠肌肉者消萬物者莫甚於火火甚則肌肉鑠矣然此條固無治法自後條除温瘧者觀之亦可治此癉瘧也何則白虎湯退熱藥也分肉四肢肉屬脾胃非切於其所舍者乎又瀉肺火非救其少氣煩寃者乎設別有兼證豈不可推加桂之例以加別藥乎仲景於此雖不言方治蓋可知矣凡立一法則足以比類用之雖然自其陰氣孤絕一語觀之又足有可論者

夫陰陽之在身者血與氣也水與火也內屬乎心與腎也而寒本於陰熱本於陽以寒治熱固可退陽而回陰也然治病有輕重豈一法而盡哉小熱之氣凉以取之大熱之氣瀉之於內或反佐以取之取之不衰求其屬以衰之謂壯水之主以消陽光也

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痛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

白虎加桂枝湯方

知母六兩　甘草二兩炙　石膏一斤　粳米二合

桂枝三兩去皮

右剉末每五錢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汗出愈

論內經名溫瘧亦有二一者謂先傷風後傷寒風陽也故先熱後寒一者爲冬感風寒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夏邪與汗出故病藏於腎先從內出之外寒則氣復反入是亦先熱後寒二者之溫瘧則皆有陰陽往來寒熱之證而此之無寒但熱亦謂之溫瘧似與內經不伴然繹其義一皆以邪瘧爲重而名之夫陰不與陽爭故無寒骨節因痺不與陽

進則疼痛火氣上逆則時嘔用白虎治其陽盛也加桂療骨節疼痛通血脈散瘧邪和陰陽以取汗也

瘧多寒者名曰牡瘧蜀漆散主之

蜀漆散方

蜀漆洗去腥　雲母燒二日夜　龍骨等分

右三味杵為散未發前以漿水服半錢匕溫瘧加蜀漆半分臨發時服一錢匕一方雲母作雲實

註心者牡藏也邪在心而成瘧故曰牡瘧何以言之心肺居上陽也而心乃陽中之陽令邪氣結伏心下則心虛內經曰心虛者熱收於內則陽氣不

行於外故外寒積聚津液以成痰是以牡瘧反多寒也用蜀漆和漿水以吐所結痰邪龍骨以療氣伏心下者雲母安臟補虛以除內邪之熱若夫溫瘧亦用此少加蜀漆治者亦為邪氣結伏在心下致傷氣而不入於陰反獨盛在外以成熱而不寒故亦以此去其所結也

外臺牡蠣湯治牡瘧方

牡蠣熬　麻黃去節各四兩　甘草二兩　蜀漆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黃去上沫得六升內諸藥煮取二升溫服一升若吐則勿更服

類此與前牡瘧名同故治亦同略以有初感寒邪爲異牡蠣者能軟堅消結除滯血今更佐之蜀漆以理心下所結之邪而甘草佐麻黃非獨散寒且可發越陽氣而通於外陽通結去其病即瘥

柴胡去半夏加栝蔞湯治瘧病發渴者亦治勞瘧

柴胡八兩　人參　黃芩　甘草各三兩

栝蔞根四兩　生薑二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嘉言云渴雖陽明津竭而所以致陽明津竭者全

是少陽之邪故即小柴胡去半夏加栝蔞也

鑑內經謂渴者刺足少陽此證胃土被木火之傷則津液涸而燥渴故用柴胡黃芩治火木人參甘草補胃栝蔞生津益燥薑棗發越營衛若勞瘧由木火盛營衛衰津液渴者亦治以此

柴胡桂薑湯治瘧寒多微有熱或但寒不熱服一劑如神

一柴胡半斤　二桂枝去皮　五黃芩各三兩　七甘草炙

六牡蠣熬　三乾薑各二兩　四括蔞根四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

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論】是瘧也以寒多言之君與牡瘧相類以藥論之則非也牡瘧邪客心下此風寒濕痺於肌表肌表行陽以溫分肉痺則陽氣不得通於外遂鬱伏於營血之間半表半裏之分也陽化氣熱血滯成瘀著於其處遇衛氣行陽二十五度及之則病作其邪之入營者既無外出之勢而營之素痺者亦不出而與陽爭故少熱或無熱也是用柴胡為君發其鬱伏之陽佐以桂枝乾薑散其肌表之痺括蔞根牡蠣為臣除留熱消瘀血佐以黃芩助柴胡治

半表半裏甘草以和諸藥調陰陽也得汗則瘧邪散血熱行而病瘥耳

瘧病總論

揚俊謂人之瘧證由外邪之入每伏於半表半裏入而與陰爭則寒出而與陽爭則熱故寒熱往來主少陽謂兼他經證則有之謂全不涉少陽則無是理也仲景曰脈自弦正以或數或遲或小緊或浮大皆未可定要必兼弦弦少陽脈也夫邪犯少陽與衛氣併居衛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邪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若氣之舍深內薄於陰

陽氣獨發陰氣内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然則偏陰多寒偏陽多熱其純熱無寒而爲瘅爲温純寒無熱而爲牡莫不自少陽而造其極偏補偏救弊必從少陽之界使邪去而陰陽適歸於和而後愈也蓋補救之道非藥不可乃仲景復云弦數者風發以飲食消息之抑又何耶數爲熱熱極則風生勢必肝木侮土而傳以不勝遂坐耗胃家之津陽愈偏而不復是未可徒求之藥也須以飲食消息而止其熱即梨汁蔗漿生津止渴之屬正内經謂風淫於内治以甘寒之旨耳不然其熱之移於胃者必上熏

心肺少氣煩冤而心肺病手心熱欲嘔而胃亦自病人豈能堪之耶故知消息以止入胃之邪眞聖法也然仲景之法亦不越內經經謂瘧脈緩大虛便宜用藥又謂虛者不宜用鍼以甘藥調之即此意也夫溫瘧其脈平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桂枝如內經言溫瘧有二俱先熱後寒非但熱不寒有似癉瘧而實不同也癉瘧兩陽合邪上熏心肺肺主氣者少氣煩冤則心主脈者陽盛脈促津虧脈代從可推矣溫瘧脈如平人則邪未合而津未傷其所以但熱而不寒者以其人素有痺氣營衛不調故瘧之發於

陽不入於陰即入而陰不受所以骨節煩疼時嘔邪氣扞格之狀有如此者惟用桂枝加於白虎中旣有以去陽邪復有以通營衛斯陰陽和血脈通得汗而愈矣然桂枝陽藥也何以用於只熱不寒之證不知用白虎以大淸氣分之熱即少加桂枝以通營衛未爲不可也至若內經所稱先熱後寒之溫瘧一者先傷於風後傷於寒發時先陽後陰故先熱後寒也其一爲冬感風寒深藏骨髓內舍於腎至春夏時令大熱而始發邪從腎出之於外俟熱勢少衰復返於腎而陰精與之相持乃始爲寒設不知壯水之主以急

救其陰十數發而陰盡矣若多寒者曰牡瘧非純寒無熱也多寒者如十分之中七八分也夫邪伏於心下適在膻中心包之位心爲陽陽邪從之則心經虛曰心虛者熱收於內既收其邪不易外出此寒多之一因也邪入心胞君主之宫震恐周身津液悉力內助遂使所受之邪爲外圍而不得出又多寒之一因也心爲牡藏故以名瘧治用蜀漆散和漿水吐其心下結伏之邪則內附之邪與之俱出一舉而蕩逐無餘矣夫蜀漆常山苗也常山善吐何故不即用之而必取意於其苗者何居苗性輕揚入重陽之界引拔

其邪合之龍骨鎮心寧神鎭除伏氣雲母安藏補虛蜀漆君主仲景煉石補天之功也乃溫瘧亦用此方更加蜀漆以取快吐者正以一吐則結伏之邪盡開而周身之痺者通營衛并可藉以無恃是又以吐法爲和法者也豈牡與溫證有相反而必以方爲異處耶即如仲景治瘧病發渴謂亦治勞瘧乃出柴胡去半夏加栝蔞方明係小柴胡湯渴者加栝蔞根去半夏爲一定之法蓋以弦爲少陽之脉寒熱不外半表半裏故渴雖陽明津竭而所以致陽明津竭者全是少陽之邪且內經刺法篇云渴者取之少陽非以其

木火之勢劫奪胃津而然耶夫瘧邪進退於少陽亦即以此方進退以施其功誠如趙先生所註藥性故曰亦可以治勞瘧也假如寒多微有熱者又或但寒少須而不熱者文主柴胡桂薑湯且云服之如神觀其證或有似於牡瘧而微甚則大不同故仲景不立論且云如神知其邪之輕且淺矣誠以衛即表也營即裏也胸中之陽散行於分肉之間今因邪氣痹之則外衛之陽反鬱伏於內守之陰而血之痹者愈結而不散遇衛氣之行陽而病發則其邪之入營既無外出之勢而營之素痹者亦不出而與陽爭所以多

寒少熱或但寒無熱有如此也小柴胡湯本隨邪之進退以爲進退者加桂枝乾薑則進而從陽痺著之邪可以開已况加牡蠣以攻其堅以破其結陰陽不可豁然而汗解乎故曰服一劑如神也然則加芩連之寒以退而從陰不又可於茲悟耶余本仲景之義并集嘉言之議合而爲論以爲善治瘧者一助云爾

徐忠可曰瘧之發[illegible]

卷四終

并見發斑者表一主方柴胡一錢五分升麻葛根防風羌活各五分但升辛輕清能升陽氣離於陰而寒自已知母一錢石膏三錢黃芩五分但性寒下行引陰氣下降使離於陽而熱自已豬苓一錢五分分利陰陽使不交爭川山甲引諸藥入陰入陽穿透經絡姜製厚朴一錢以利氣三和麹一錢五分以消痰主此加減取效輒驗

有病瘧二年子和謂陰陽之相移也必自西未始其害來其寄夫昔見血徒邪往而不得併則自愈予見小兒脫蓋瘧不能服藥因思內經有塞其空竅之法只取謂邪由七竅而入候瘧未作之時用小畢撥一兩搗爛作餅中貼藏相併無不立效此以陰陽交併而瘧發因而治瘧因抑而不相併之地貼於四末會於中脘此法中下治之此前哲所不達故附識之

宋趙以德衍義　　吳門周揚俊補註

廣寧丁思孔定　　二然朱陶性校印

中風歷節病脈證并治第五 論一首 脈證三條 方十二首

夫風之為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為痺脈微而數中風使然

【註】此證半身不遂者偏風所中也但臂不遂者風邪遂上受也風之所客凝澁營衛經脈不行分肉筋骨俱不利故曰此為痺衛者水穀之悍氣陽也溫分肉肥腠理循行脈外佐其動也滑利充溢營者

水穀之精氣陰也循脈中應刻而動沉動翕徐令因風著爲痺營遂改微衛遂變數故脈微數也此即內經風論謂風各入其門戶所中者之一證耳其餘散於各篇不言風而病偏枯者則不可勝數或得之汗出偏阻或得之陽盛陰不足或胃脈內外大小不一或心脈小堅急或腎水虛者靈樞亦叙於熱病篇中皆能致偏枯痱之病觀夫經旨不言其邪惟從陰陽藏氣有餘不足之故並無深旨是六淫七情飲食起居房勞凡能傷其陰陽藏氣之虛致營衛經脈痺而不能周流於身者皆其

邪也不可一言而盡指之故耳劉河間因不以此諸列於風類而乃入火類曰中風癱瘓者非謂肝木之風實甚亦非外中於風良由將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而熱氣拂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卒倒無知也或卽不死發過而偏枯者由經絡左右雙行而熱鬱結氣血不能宣通若一側得通則否者痺而癱瘓也此論發前人所未發觀是書者尤宜兼通焉

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

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于經即重不勝邪入于腑即不識人邪入於臟舌即難言口吐涎沫

鑑內經有謂十二經絡脈者皮之部也百病之生必先於皮毛邪中之腠裏開開則邪入客於經絡留而不去傳入於經留而不去傳入於腑稟於腸胃仲景今言是症即此之謂也絡脈蓋經脈行氣皆在皮部絡脈浮近於皮膚故善惡之色見於外經脈伏行於隧道故善惡之脈朝於寸口而後見絡脈不自動隨經脈而動此由絡脈之血空虛所

以脈見得也寒邪之氣緊束故浮緊之脈並見於寸口絡脈從經脈左右雙行當邪入之時不治至於其邪隨絡脈流行邪所在之側則血虛虛則經氣緩邪所不在之側則血和和則經氣行如度而急緩急牽引故口緩喎僻不遂邪在於絡其衛氣循於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者與之相遇[illegible]不榮于肌膚故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則營氣之行澁內不養於骨則骨重外不滋於肉則身重而不勝仲景所謂入腑入臟者腑六臟五果何屬也意即內經之所謂稟於胃者也夫胃者土也水穀之海十二

經皆受氣於胃胃者六腑之總司多氣多血者也心者神明之宅五臟之主由是諸府經絡受邪變氣則歸於胃胃得之則熱甚津液壅溢爲痰涎閉塞隧道營衛不行胃之支別脈上絡於心者并塞其神氣出入之竅故不識人也諸臟受邪極而變者亦必歸於心心得邪則神散而樞機息舌者心之竅機息則舌縱廉泉開舌縱則難以言廉泉開則口流涎此是俗所宗之說也

侯氏黑散治大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者外臺治風癲

菊花四十分　白朮十分　細辛三分　茯苓三分

牡蠣三分 桔梗八分 防風十分 人參三分

礬石三分 黃芩五分 當歸三分 乾薑三分

芎藭三分 桂枝三分

右十四味杵為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服初服二十日溫酒調服禁一切魚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藥積在腹中不下也熱食即下矣冷食能助藥力

[illegible]心主血陽臟也營衛不布內無所養則心中惡寒不足生焉是以菊花為君治風兼治濕治風以防風佐治濕以白朮佐桔梗亦能治風導逆膈氣

舟楫諸藥細辛桂枝助防風礬石伏苓助白朮黃芩乾薑牡蠣開利內外寒熱痺氣參歸更與乾薑牡蠣治心中惡寒不足者初治欲開其痺者則用温酒以行藥勢禁諸熱物宜冷食者爲礬石能固澁諸藥助其久效而礬石性得冷即止得熱即下故也

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爲寒緩則爲虛營緩則爲亡血衛緩則爲中風邪氣中經則身癢而癮疹心氣不足邪氣入中則胸滿而短氣

註天道乾健而坤靜順人道亦應之氣健而血順

也血氣和平然後脈不緩不急不遲不數日行百刻以周於身而朝寸口是以候寸口以求其虛實遲則知陽氣之不能運緩則知營氣之應刻不逮營氣不逮則亡血衞氣不運因而中風經虛邪入營衞不布於皮膚血凝津滯發爲身痒癮疹然疹有赤白不獨屬風也原屬津凝血滯治與濕同且營衞不運與邪混鬱於胸中則害其宗氣之布息故胸滿而短氣也

風引湯除熱癱癇

大黃　乾薑　龍骨各四兩　桂枝三兩

重陽氣要以腎為君從厥陰風木與少陽相火同居火發必風生風木必挾木勢侮其脾土故脾氣不行聚液成痰流注四末因厥癱瘓故用大黃以蕩滌風火濕熱之邪為臣佐隨其氣之止而不化

甘草 牡蠣各二兩 寒水石 赤石脂

滑石 白石脂 紫石英 石膏各六兩

右十二味杵麤篩以韋囊盛之取三指撮井花水

三升煮三沸溫服一升

治大人風引少小驚癇瘈瘲日發數十次難療等 除熱方 醫所不療

證熱邪以除巢氏云脚氣宜風引湯

驚風者外司厥陰內屬肝木上隸手經下隸足經

中見少陽相火所以風自內發者由火熱而生也

風生必害中土土主四肢土病則四末不用聚液

成痰癱瘓者以風邪挾痰於四肢故也癇者以風

熱爲其解則內應於心主故也由是二者盡可用此湯治之首用大黃之寒走而不止者爲之俾火退風息凝痰掃去矣復用乾薑之熱止而不走者何哉前哲有云大黃之推陳致新如將軍之戡定禍亂然使將無監軍兵無嚮導能獨成其功乎夫一陰一陽之爲道故寒與熱相濟行與止相須然後寒者不慘熱者不酷行者不疾止者不停所以大黃逐熱行滯以通營衛而利關節則必以乾薑安之桂枝導之佐大黃之達四肢臟腑而不肆其峻快不然將從諸藥石而下走矣桂枝又散風木

達可勝濕熱不使攻心也河間謂風病多因熱甚非外中於風良由將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怫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

疏蘊又能治血秘風濕痹去風毒痺二者因得以相制爲使猶慮乾薑之熱中更以石膏滑石制之稟清肅之金性以制木救土瀉陽明肺熱解肌肉風痺也陰水不足火因妄動而生風滿招損自役其心精神不守非鎮重之劑則不能安其神益其水故以寒水石補陰水紫石英白石脂赤石脂牡蠣龍骨歛精神定魂魄固根本也

防已地黃湯治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無寒熱其脈浮

防已一分　桂枝三分　防風三分　甘草一分

右四味以酒一杯漬之一宿絞取汁生地黄二斤
㕮咀蒸之如斗米飯久以銅器盛其汁更絞地黄
汁和分再服
訓狂走譫語有熱脈長者則陽明若此無寒熱其
脈浮者非其證也然脈浮者血虚從邪併於陽而
然也內經曰邪入於陽則狂此狂者謂五臟陰血
虚乏魂魄不清昏動而然也桂枝防風防已甘草
酒浸其汁用是輕清歸之於陽以散其邪用生地
黄之凉血補陰熟蒸以歸五臟益精養神也蓋藥
生則散表熟則補衰此煎煮法也又降陰法也陰

之不降者須少升以提其陽然後降之方可下不然則氣之相併不得分解矣

頭風摩散方

大附子一枚 鹽等分

右二味爲散沐了以方寸匕摩上令藥力行

論頭者諸陽之所會太陽爲之長若風寒濕客之諸陽不得流通與邪壅塞於巔而作痛故用附子性之走者於痰處散其邪以鹽味之潤下從太陽膀胱水性者佐之用以引諸藥下降則壅通而病愈矣

寸口脈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為腎弱即為肝汗出入水中如水傷心歷節黃汗出故曰歷節

【註】腎主水骨與之合水性下故脈沉者病在骨也肝藏血筋與之合血性濡血虛則脈弱故脈弱者病在筋也心主汗汗出入水其汗為水所主心氣不得越因而傷之水汗相搏聚以成濕濕成則內應於脾脾土也土尅腎水是以濕傷其骨關節者骨之所湊筋之所束故濕獨善流關節以尅其所勝侮其不勝然水汗所鬱之濕久變為熱濕熱相蒸濕屬土土色黃是以歷節發出黃汗也

趺陽脈浮而滑滑則穀氣實浮則汗自出

注趺陽胃脈屬土土濕所化也脈經謂浮滑爲有宿食此雖非宿食之穀然滑乃陽盛也内經曰食入於胃長氣於陽是乃飲食肥美所長之陽成其濕熱之氣宜乎亦得稱以穀也脈浮汗自出者内經曰汗者穀之精氣今穀之盛陽出之於表浮爲衛虛不能固腠理因自汗出也

少陰脈浮而弱弱則血不足浮則爲風風血相搏即疼痛如掣盛人脈濇小短氣自汗出歷節疼不可屈伸此皆飲酒汗出當風所致

痿與歷節經有辨法屬於土味是溼盛之象與中風之法多風多寒多皆爲中風之理全不相涉云

趺少陰脈者太衝腎脈也腎脈本沉因飲食當風使之浮浮則腎傷腎屬陰主血傷必不足而脈弱也肥人本多氣多血其脈充盛今反濇由其血不足也小者氣衰也由飲酒所致蓋因酒濕熱有毒飲之過則傷衞傷營迫津爲汗汗出當風乘虛入客與衞相干則短氣自汗出入傷筋骨則歷節疼痛不可屈伸按此又發明歷節不止一端之義也

諸肢節疼痛身體尫羸腳腫如脫頭眩短氣溫溫欲吐桂枝芍藥知母湯主之

桂枝芍藥知母湯方

桂枝四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麻黃二兩
生薑五兩　白朮五兩　知母四兩　防風四兩
附子二兩炮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註】此風寒濕痹其營衛三焦之病頭眩短氣上焦痹也諸肢節疼痛身體尫羸筋骨痺瘦書以尫為火以羸為筋結也然濕多則腫寒多則痛風多則動故用桂枝治風麻黃治寒白朮治濕防風佐桂附子佐麻黃白朮其芍藥生薑甘草亦和發其營衛如桂枝湯例也知母治脚腫引諸藥袪邪益氣

力附子行藥勢爲開痹大劑然分兩多而水少恐

分其服而非一劑也三因方云每服四錢

味酸則傷筋筋傷則緩名曰泄鹹則傷骨骨傷則痿

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斷泄營氣不通衛不獨行營

衛俱微三焦無所御四屬斷絕身體羸瘦獨足腫大

黃汗出脛冷假令發熱便爲歷節也

鹽內經云味過於酸肝氣以津味過以鹹大骨氣

勞短肌以津溢謂津液不仁而內溢短肌謂走血

而肌縮大骨氣勞謂鹹入骨走血髓無養也由是

知此之謂泄即溢也津液不遊畜而成濕筋得濕

則弛長而緩故名爲泄髓無血也酸多傷骨因致痿而爲枯血走絕而不流謂之斷濕勝謂之泄血不流則營不通營與衛相將營不通則衛不獨行也三焦形體皆藉血以養血亡則三焦無所依四屬者皮肉脂髓也無血以滋則身體羸瘦獨有所蓄之濕下流傷腎腎主下焦故脚腫大濕勝則多汗脾色黃濕本於脾故黃汗出腎虛而陽不下降則脛冷假令陰虛濕鬱變熱則濕不泄而流於筋骨關節也夫仲景誠善於立言者矣即歷節一證各分其因以水以酒以天氣此又以飲食之味然

獨出治天氣一方人或怪其不具總方可具哉病有不常體有強弱時有寒暑已出之方猶自繩準繩而已又焉可執而不變也若能求經氣辨邪正明藥性亦何患其有證而無方歟

病歷節不可屈伸疼痛烏頭湯主之

烏頭湯方　治脚氣疼痛不可屈伸

麻黃　芍藥　黃芪各三兩　甘草炙

川烏五枚㕮咀以蜜二升煎取一升即出烏頭

右五味㕮咀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蜜煎中更煎之服七合不知盡服之

註此湯概治歷節不可屈伸疼痛於方下文復言治脚氣疼痛必仲景書歷節條下有方而無藥石見脚氣中方名同而有藥集書者遂兩出之且二病皆因風寒傷於筋麻黃開玄府通腠理散寒邪解氣痺芍藥以理血痺甘草通經脈而和藥黃芪益衛氣氣壯則邪退烏頭善走入肝筋逐寒風蜜煎以緩其性使之留連筋骨以利其屈伸且蜜之潤又可益血養筋并制烏頭燥熱之毒也

礬石湯　治脚氣衝心

礬石二兩

右一味以漿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

謹按脚心病者古人謂感水濕之邪即內經痿痺厥逆證也東垣有飲乳酪之說余思足六經起於足五指間者天之六淫飲食寒熱勞逸之氣凡留滯於下者皆足以致其腫痺不仁屈伸不利氣逆上衝也豈獨水濕之邪白礬味酸澁性燥可去濕消腫收斂逆氣然脚氣衝心术尅火也豈細故哉

附方

古方錄驗續命湯　治中風痱身體不能自收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處或拘急不得轉側

論千金三黃湯 [illegible]

麻黃　桂枝　當歸　人參　石膏

乾薑　甘草各三兩　芎藭一兩五錢　杏仁四十枚

右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溫服一升當小汗薄覆脊憑几坐汗出則愈不汗更服無所禁勿當風并治欬逆上氣但伏不得臥而目浮腫

〔註〕痱病者營衛氣血不養於內外故身體不用機關不利精神不治然是證有虛有實。虛者自飲食房勞七情得之內經謂內奪而厥。則為瘖痱是也實者是風寒暑濕感之虛以實治則氣血愈散此方。乃治實。邪也故麻黃為君佐乾薑開寒痺石膏

解風湯當歸和血人參益氣芎藭行血散風也其
并治欬逆上氣面浮者亦為風寒所致也

千金三黃湯　治中風手足拘急百節疼痛煩熱
心亂惡寒經日不欲飲食

麻黃五分　獨活四分　細辛三分　黃芪二分　黃芩三分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一服小汗
二服大汗心熱加大黃二分腹滿加枳實一枚氣
逆加人參三分悸加牡蠣三分渴加栝蔞根三分
先有寒加附子一枚

近效方朮附湯　治風虛頭重眩苦極不知食味

風扶腎中濁陰之氣乘敗逆上攻勁頭中眩苦至極兼以胃氣之虚不知食味非輕揚之藥可定故用附子暖其水則白术甘草滲其土藏在土一暖就之在月并中水土既暖陽和之氣可以去為陰濁之氣不驅自下矣

暖肌補中益精氣

白术二兩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一兩炙

右三味剉每五錢匕薑五片棗一枚水盞半煎七分去滓溫服

崔氏八味丸　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

乾地黃八兩　山茱萸　薯蕷各四兩　澤瀉　茯苓　牡丹皮各三兩　桂枝　附子炮各一兩

右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千金方越婢加术湯　治肉極熱則身體津脫腠理開汗大泄癘風氣下焦脚弱

麻黃六兩　石膏半斤　生薑二兩　甘草二兩　白朮四兩

大棗十五枚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内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惡風加附子一枚炮

此治風極變熱之方也謂風勝則熱勝以致內熱極而汗多將亡津脫津脫而表愈虛則腠理不能複閉汗[illegible]不止或夫泄風入營為熱由經曰腫者有營氣熱附合風下焦為熱則是屬風氣矣蓋風勝氣浮下焦[illegible]室欲陽遏於下而陰亦浮無以養陰而陰愈[illegible]故方中用越以麻黃通痺氣石膏清氣分之熱薑棗以和榮衛甘草白朮以理脾家之正氣汗多而用麻黃者以白朮之[illegible]制之故曰越婢加朮湯[illegible]謂用之[illegible]汗[illegible]

卷五終

宋趙以德衍義　　吳門周揚俊補註

會寧丁思孔定　　二然朱陶性校正

血痺虛勞病脈證治第六 論一首 脈證九條 方九首

問曰血痺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困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但以脈自微濇在寸口關上小緊宜鍼引陽氣令脈和緊去則愈

註陽所以統夫陰者也統陰則血必隨氣行矣乃經言血痺而不言氣何哉不知血之痺由於氣之

傷也經曰入於脈則血凝而不流夫所以不流者氣爲邪阻也然邪之所以傷者必因於作勞則衛氣不能固外而後邪得以入之故仲景發其不流之故以明得病之由言天下惟尊榮人爲形樂志苦形樂故肌膚盛志苦故骨弱骨弱則不耐勞肌盛則氣不固稍有勞困汗易出也夫汗者血之液也衛不固斯汗出汗出斯陽氣虛雖微風且得以襲之則血爲之痹故一見脈微則知其陽之不足一見脈濇則知其陰之多阻此血痹之本脈也而其邪入之處則自形其小緊小爲正氣拘抑之象

緊為寒邪入中之徵然仲景明言微風何以反得緊脉耶蓋邪隨血脉上下阻滯汁沫未有不痛者故痛為脉緊也鍼以泄之引陽外出則邪去而正自伸也否則終於痺也然則固外之陽所重惜也尊貴者能知陽氣素不自強則不敢作勞即不獲已而勞或亦有以知節而不至於汗出汗出矣不致卧後動搖又何致虛風痺血耶仲景言虛勞乃以血痺發其先良有以也

血痺陰陽俱微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外證身體不仁如風痺狀黃芪桂枝五物湯主之

黃芪桂枝五物湯方

黃芪　桂枝去皮　芍藥各三兩　生薑六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註此條是申上條既痺之後未能鍼引以愈遂令寸口微者今則陰陽俱微且寸關俱微矣且尺中小緊矣夫小緊既見於尺則邪之入也愈深而愈不得出何也正虛之處便是容邪之處也脉經內外謂之陰陽上下亦謂之陰陽今尺既小緊則微屬內外也明矣若言證以不仁概之盡身爲我身則體爲我體而或爲疼痛或爲麻木無與我相關

脈者病之所在不
治其病虛無留邪
並則治下制方宜
乏之則云可以補而
主其中氣此桂枝
黃芪五物湯用藥
妙之桂枝加黃芪
湯為多也

其爲不仁甚矣故以風痺象之非真風痺也經曰風寒濕三者合而成痺然何以單言風痺也邪有兼中人之受者必有所偏如多於風者則其痛流行不常滯於四末盡血以養筋血不通行則筋節爲之阻塞且血藏於肝肝爲腎子腎既受邪則血無不壅滯於是以黃芪固衛芍藥養營桂枝調和營衛托實表裏驅邪外出佐以生薑宣胃大棗益脾豈非至當不易者乎

夫男子平人脈大爲勞極虛亦爲勞

經虛勞爲不足之病則脈爲不足之脈也經云煩

勞則張精絶正以勞則陽氣外張舉之有餘也然其餘也既非內損之克又豈外邪之助以是大為勞也至問脈之重虛對以上虛尺虛言上下皆虛也又云脈虛者不象陰也不似手太陰之充盛也故極虛者亦云勞然則大者固為勞力飢飽而極虛者則不免於房勞矣

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脈浮者裏虛也

【註】此仲景由望之法以教人也經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其華在面而其充在血脈故手少陰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然使憂愁思慮則足以傷之矣

神傷則體弱體弱由所生者不足自未能榮于色矣蓋心所以生血而色者神之旂也陰血既少則津液自枯故主渴也渴必引水以自救而渴不復爲水止則飲多而停於心下阻其呼吸之隧而爲喘失其君火之司而爲悸所不免也若此者脈必浮弦非所生之血不足鼓其脈於外乎心所以合脈者也於是知其心氣之虛於裏焉也

男子脈虛沉弦無寒熱短氣裏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時目瞑兼衄少腹滿此爲勞使之然

註人之身以陽氣爲主惟作勞則動傷元氣故於

此先言脈并言證以見男子之陽虛也夫虛者勞之本脈也舉按不實之中而復見少厥二陰之象則其爲內傷陽氣何如而陽虛者必惡寒內傷者多發熱故經脈云假令寸口脈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灑淅惡寒也假令尺脈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今三部同等已非上入下陷之候則其無寒熱可知然膻中者氣之海也穀之精氣濁者化衛而一爲宗氣行胸中以司呼吸於是呼出者心肺主之吸入者腎肝主之心肺陽也腎肝陰也夫以舉按豁然之脈而止

見其有陰無陽甚中之宗氣不能爲之資斯呼者無以壯其出而吸者不能深其入遂令升降無力而短氣不足以息也中州之氣旣虛使水穀未能消腐而清氣不能上升則腎陽未旺肝氣下陷故頻圊而裏急膀胱爲州都之官氣不化而水道不出至如經謂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皆上於面然肺爲氣之總司若氣虛則肺亦虛故面雖諸陽之會而色獨如金也且陰氣盛則目瞑今陽衰亦不爲之目瞑者乎兼衄者陽絡傷則血外溢而爲衄也少腹滿者因小便不利也此爲勞傷元氣所

陰寒金鑑改作陰寒余謂陰寒者乃陰頭寒耳

以至此然則仲景即不言治法自當調以甘藥培中土以益元陽不待言矣若舍黃芪建中又何以爲法耶

勞之爲病其脈浮大手足煩春夏劇秋冬瘥陰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

【論】夫脈之大有二一曰大爲實一曰大則爲芤芤則爲虛今屬之於勞則所傷在元氣而無血以和之也然傷者在氣而何損于血也經曰陽生則陰長故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舉按之間但覺其大而非有力於去來[illegible]然何以他脈不

兼見夫惟不兼見故盛於外者非由於素養之得
宜祇因營衛之氣滿於中焦致火不生土而太陰
病故手足煩者脾屬四肢也經曰煩勞則張精絕
辟積於夏使人煎厥故逢收藏之時而稍差不似
春夏之散見也經曰強力舉重則傷腎又曰腎者
精之處也其充在骨夫既真陽不能守而陰精有
不外遺者乎酸削不能行亦所必至也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脈極虛芤遲
爲清穀亡血失精脈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
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

小品云虛弱浮熱汗出者除桂加白薇附子各三分故曰二加龍骨湯

桂枝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　芍藥　生薑　龍骨　牡蠣各三兩

甘草二兩炙　大棗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註經曰腎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又曰厥氣接於陰器則夢接內蓋陰器宗筋之所聚也而脾胃肝膽之筋亦皆聚焉故厥陰主筋則諸筋統於肝也腎爲陰主藏精肝爲陽主疏泄故腎之陰虛則精不藏肝之陽強則氣不固若遇陰邪客之與所強之陽相感則或夢或不夢而精脫矣是腎

虛則無有不虛者也膀胱與腎爲表裏故少腹弦急爲陰結而氣不化者可知水不生木則血不養筋致宗筋憊而陰頭寒以致虛風生則目眩血不會則髮脫種種虛狀悉本諸此而其脈則爲虛爲芤爲遲可想而知也夫陽虛則水穀不化陰虛則亡血失精故芤爲陰虛復陰陽相搏而爲動微則陽微又微緊相搏而爲邪皆脈經所云至虛者也然則男子失精女子夢交何能已哉此病之原皆起於腎之不固遂令三焦皆底於極虛矣斯於法必以固精爲主治也於是以桂枝和營衛芍藥收

陰生薑散寒甘草膠棗益脾補氣更用龍骨以澁其陽牡蠣以澁其陰庶胃肝既固營衛調和而諸證自愈爾

男子脈浮弱而濇爲無子精氣淸冷（此條一本在失精家之前）

【註】浮爲陽脈也舉之有按之無也乃於舉之時未見其力則浮兼弱矣浮弱陽氣之虛也若濇陰脈也爲陰血不足脈經日營爲根衛爲葉營衛俱微則枝葉枯槁是生氣微矣又何能必其有子乎正以精氣之淸冷也其在詩日洌彼下泉浸彼苞稂謂傷其生也

男子平人脈虛弱細微者喜盜汗也

註虛弱細微絕不見陽陽虛甚矣經云陰氣有餘身寒多汗然所謂有餘者非誠餘也即陽之不足言之也故肺主氣又合皮毛司腠理惟陽氣衰則衛不固而自汗出邪在於內則元府不閉而汗從腑臟出邪在於外則腠理不緻而汗從經絡出臟腑之陰擾格衛氣浮散於外無所依從則汗出衛虛水穀氣散脫者汗自出此皆不因動作而自出之汗也至盜汗則陽衰因衛虛而所虛之衛行於陰當目瞑之特無氣以眂之故腠開而汗若一覺

復有動作即指房勞

則行陽之氣復散於表而汗止矣故曰盜汗也夫至盜汗而其虛可勝道哉

人年五六十其病脈大者痺俠背行皆腸鳴馬刀俠癭者皆爲勞得之

論人生五十始衰六十天癸竭則已精少腎衰矣使復有動作遂令陽虛而邪得以客之痺太陽經道從太陽行於背者也經謂陽氣者精以養神柔以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故病痺俠背行也又云中氣不足腸爲之苦鳴至留脈爲僂留連肉腠爲馬刀俠癭癭者即瘰癧也以其形長

如蛤爲馬刀或在耳前後連及頤頷頸下或下連缺盆以及胸脇皆謂之馬刀此手足少陽經主之也總以動作忿怒憂忿氣鬱過甚而爲風邪內勝故其脈則大而舉按不實其因則勞而元氣不足仲景言之恐後人復疑爲有餘而誤攻其邪耳

脈沉小遲名脫氣其人疾行則喘喝手足逆寒腹滿甚則溏泄食不消化也

補人之所以運動無苦四體溫和食入自化者皆吾身之眞陽爲之也故陽固則流行於脈中者各安其部而無陽衰陰見之象今沉少陰脈也以其

所處之位至下也若寸關皆見則各腑臟之陽何在乎況其兼者曰小曰遲脈經云小者氣血俱少又云遲爲營中寒彼此俱陰絕不見陽則其氣已大泄矣故名脫也夫尺虛之人行走恇然象其步履之不正也而況於氣脫者乎故行稍疾上喘喝雖曰呼出心肺吸入腎肝自非宗氣行其呼吸則升降出入且無以安於自然矣況勉强以動其氣乎是故人之陽盛於中焦者也脾之陽不固則四肢上逆而冷矣且脾之陽又原於下焦者也腎之真陽大虛則不足以腐熟水穀爲腹滿爲溏泄正

未有已也、

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寒虛相搏此名爲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

張傷寒論中有此條方中行先生註寒言陽氣減損而不足芤言陰血衰竭而空虛革言革易常度也婦人陰血充足而能化則得坤順之常半產漏下則不足以言坤之資生矣男子陽精充盛而能化則得乾健之常亡血失精則不足以言乾之資始矣故天地之大德曰生男不足以言資始女不

足以言資生則人道大壞故曰革也一說革讀亟
變而促迫也亦通
愚按禮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即音亟也
虛勞裏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痠疼手足煩熱
咽乾口燥小建中湯主之
小建中湯方
芍藥六兩　桂枝三兩去皮　甘草三兩炙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膠飴一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
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

也若氣短胸滿加生姜橘飲氣滯咳故皆以宣之[illegible]去老加[illegible][illegible]橘飲而正陽氣大氣不順[illegible][illegible]夫逆即[illegible]治之足。以參[illegible]黃耆建中方讀者[illegible]於此

甜故也

經云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爲重虛蓋氣不足者如中氣不健頻欲更衣心下悸或陽明內熱而血外溢或腹中痛或要接內而遺種種悉氣之不足爲之也形不足者即如四肢不但不强從而瘦疼甚之手足煩熱津液少而乾燥種種皆形之不足爲之也經謂不可刺以重虛者宜補之以甘藥此其意惟仲景遵之培中央以灌輸腑臟百脈主以小建中正稼穡作甘之意也然觀此證則腎虛爲多水虧當壯水

之主以鎮陽光火衰則益火之原以消陰翳獨仲景不屑屑於此而惟以樹立中氣爲彭一義者何居聖人曰精穀氣也可見腎爲藏精之處伎巧出焉苟非有五穀之養五味之調則亦從何而生然經又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假使胃不能納脾不能運又如之何故聖人以建中主治使中州之土已壞復起將欲食入胃者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如經所云者則五臟百脈自裕矣豈但已病乎哉

虛勞裏急諸不足黃芪建中湯主之

若氣短胸滿者加生姜腹滿者去棗加茯苓一兩半及療肺虛損不足補氣加半夏三兩 附

黃芪建中湯方

黃芪半兩 桂枝 生薑 甘草炙各三兩 芍藥六兩

膠飴一升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用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論曰不足之證不一未有不因於氣虛者夫陽生陰長氣有不充則日就於損矣故曰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開闔損其常度則裏急見焉于是為證之不足者且不可以槩述矣主以黃芪建中正於補益中土者兼足以托實肌表矣

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腎氣丸主之

八味腎氣丸方

薯蕷 山茱萸各四兩 澤瀉 茯苓 丹皮各三兩

桂枝 附子各一兩炮 乾地黃八兩

右八味爲末煉蜜和丸梧子大火酒下十五丸加至二十五丸日再服

註腰者腎之府腰痛爲腎氣之虛寒可知矣惟寒故少腹拘急而膀胱之氣亦不化也苟非益火以助真陽以消陰翳恐無以生土而水得泛溢不至上凌君火不止矣主以八味固補益先天之至

要者也

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薯蕷丸主之

薯蕷丸方二錢五分為一分

薯蕷三十分 當歸 桂枝 乾地黃 神麴

豆黃卷各十分 芎藭 麥門冬 芍藥 白朮

防風 杏仁各六分 柴胡 桔梗 茯苓各五分

人參 阿膠各七分 乾薑三分 白蘞二分 甘草二分

大棗百枚為膏

二十一味末之煉蜜和丸如彈子大空腹酒服一

丸一百丸為劑

血痺虛勞不足之證最易生風倘不爲調攝必致火氣日見不足則所以善行數變者不從流連而不息耶故於手足太陰少陰上下分補而仍以中土爲主務令三焦並益營衛和諧而諸風自息矣如桂枝柴胡防風藉以固表升陽爲力頗多非謂以此驅風轉燥津液也

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仁湯主之

酸棗仁湯方

酸棗仁二升　甘草一兩　知母　茯苓　芎藭各二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棗仁得六升內諸藥煮取

水下取惡物爲度服白粥十日百勞水即甘瀾水以杓揚百遍者也

千金翼炙甘草湯治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脈結悸行動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

炙甘草湯方

甘草四兩炙　桂枝　生薑各三兩　麥冬

麻仁各半升　人參　阿膠各二兩　大棗三十枚

生地一斤

右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

得復行於榮中則脈自復名曰炙甘草湯為土為萬物之母故取以生地主心麦冬主肺而膠主肝胃麻仁主脾人參主元氣而以甘草為和主總以滋合之用膠麦之潤恐傷桂生和陰以生姜桂枝獨不能化耶

後獺肝散治冷勞又主鬼疰一門相染

獺肝散方

獺肝一具 炙乾末之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以上附二方註未載

細詳虛勞章證治無遺議矣獨無取殺一條可知即散屬匱條載風氣當另有滋陰潤燥之法而謂陰氣孤絕陽氣獨勝又非行陽建中所可緊治矣

後人附千金炙甘草湯一方其以是歟

前獺肝散亦治勞無不損而損言者陰寒之氣也邪也[illegible]使少陽無轉生氣[illegible]又邪氣依正氣而為[illegible]藥力不[illegible]故難[illegible]陰寒既從[illegible]得太陰之臣肝與肝為類故以此治冷勞而正氣

化之獺肉皆寒惟肝性獨溫故尤宜冷勞又主鬼疰一門相染總屬陰邪須以正陽化之耳